

# Ghosts

by Xan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Katydid



2008年

他掉黑眼和 领带沾的抹着领口而他笑起来高兴很数无  
恍惚见鬼这男现在看起来多前在阴曹里 Tony第次看他的 时候还 年轻 那  
时候 他的 眼睛 里满是阴霾，肩好像压 着 世界 的重 担怕他起来 好像刚从 一场长  
长的睡眠醒 来 准备再面对 这 世界。

他掉黑眼和 领带沾的抹着领口而他笑起来高兴很数无  
恍惚见鬼这男现在看起来多前在阴曹里 Tony第次看他的 时候还 年轻 那  
时候 他的 眼睛 里满是阴霾，肩好像压 着 世界 的重 担怕他起来 好像刚从 一场长  
长的睡眠醒 来 准备再面对 这 世界。

他掉黑眼和 领带沾的抹着领口而他笑起来高兴很数无  
恍惚见鬼这男现在看起来多前在阴曹里 Tony第次看他的 时候还 年轻 那  
时候 他的 眼睛 里满是阴霾，肩好像压 着 世界 的重 担怕他起来 好像刚从 一场长  
长的睡眠醒 来 准备再面对 这 世界。

他掉黑眼和 领带沾的抹着领口而他笑起来高兴很数无  
恍惚见鬼这男现在看起来多前在阴曹里 Tony第次看他的 时候还 年轻 那  
时候 他的 眼睛 里满是阴霾，肩好像压 着 世界 的重 担怕他起来 好像刚从 一场长  
长的睡眠醒 来 准备再面对 这 世界。

他掉黑眼和 领带沾的抹着领口而他笑起来高兴很数无  
恍惚见鬼这男现在看起来多前在阴曹里 Tony第次看他的 时候还 年轻 那  
时候 他的 眼睛 里满是阴霾，肩好像压 着 世界 的重 担怕他起来 好像刚从 一场长  
长的睡眠醒 来 准备再面对 这 世界。

托尼扬了扬眉：“你替那辆黄色道奇开过几圈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啊，跟这有啥区别？”

吉布斯大笑起来，让吉布斯通顺的喉咙里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那么的令人愉快，托尼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放下这个念头。

“我们照我们对车的选择来看，我俩心底里都是小孩子。”吉布斯认道。

“对——尽管这辆汽车从一堆垃圾里挽救出来，花了好几个月努力让她重新工作——而我是迷恋这个美人儿的外表。”托尼穿过打开的车窗，拍了拍杰利大红色的壳。“为我有点感觉，我比你薄得多呢，头儿？”

吉布斯愉快地摇了摇头：“你是要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很多人就这样。”他的笑容消失了：“我这做好几年。”

托尼凝视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知道吉布斯背负着过去——而他俩都背负着过去。他自己的父亲很寒酸，而吉布斯非常清楚他的父亲。但是托尼看到过香农和谋杀案后吉布斯的样子，亲眼见证了吉布斯生命中黑暗日子里伴随的有愤怒和自我毁灭的行为。

“这个你确定吗？”托尼轻声问，记起吉布斯所有的失败婚姻和同样失败的恋情。其中几次失败他亲眼看到过——斯坦尼、简尼、霍丽斯……而且他知道很清楚地他们为什么会失败。“我想让你匆忙投入什么这个发生的太快了。我不想让你觉得你欠我什么，就因为我是你曾经保护过的小蛋，不肯放你走。”

“没人为这么小的回报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吉布斯皱着眉哼了一声，“难道是什么让你这么肯定我值得你的坚持，托尼，因为我猜你当初见到的是我最糟的时候。”

“不对。你照顾了我，杰斯洛——在我十九岁的时候，还有我为你工作后的每一天。好吧，所以你是个混蛋……”托尼咧开嘴，“可现在你是我的混蛋了。”

吉布斯哼了声，托尼知道他不明白了。自从他第一次碰到他那一刻起，吉布斯就一直在踢他的屁股，让他安全而托尼依旧是爱这种混合——他需要这个。他从没怀疑过吉布斯对他的喜爱，不管有时候他会多混蛋。

他伸手，抚摸着他的脸颊，抬起他的下巴，好让那双蓝色的眼眸正对自己。

“你给了我一根救命索，杰斯洛，”他轻声说：“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你从来没有背弃过我，不管我做多少糟糕的事情。甚至那年你离开我也是为了保护我。如果我知道是你付了我的学费……那样，我觉得有义务，我会为这个怨恨你。”

“毫无疑问，在你没有提出用口交抵消那笔学费的时候。”吉布斯说，嘴角只是稍微扬起那么一点。

“哦，你不能指望我听到你嘴里说出‘交’这个词没有反应。”托尼叫起来，感到自己的

老回 应地硬了起来：“我们底 干吗坐在车里？写着我们 名字 的旅馆 房间就 在那 面！”他猛地转过头，去拉 车门。

吉 斯把 扭住 他的 胳膊，扭回 车座上：“你呢？\*你\*确定 这 吗，扭？”他问，“只是 .....你 十几 岁时想 要的 东西 和你现在 作为个 成年人想 要的 东西，也许 有很 大的不同。”

扭从吉 斯的 眼里 看到很 久前 他看 过的，同样 阴郁 的神情。

“我肯定 ”他 坚定 地说 他 瞟了 一眼 绿得 发亮的 车，然后 看吉 斯：“根 没 啥不同，杰斯洛。我那时想 要的 就是我现 在要 的 毫无疑 。”

吉 斯放 开他扭可 怜 兮兮 地揉 了揉 膊。他 看 见吉 斯 眼里的 兼意，知道 永远 甬想 听他说出口。

扭 朝 旅馆 的方向 摆 了下头：“快点 吧。你 这身 打扮 太性感，我等 不及要 把它 们扒下来。”

他给了吉 斯个 邪 恶 的微笑，然 心 急燎 地 下 了车。吉 斯 跟在他 身后，步 态 悠闲 得多，嘴角 挂 着 一丝 浅笑。

旅馆 房间 小 而 洁 净。扭 扭 扭 到 床上，抬 腿 踢 上了 门。

“勾起 你回 忆了 没？”他 伸 手 拉 过吉 斯。“你 我 单独 在个 旅馆 房间里.....”他 意 有所 指地 微笑 着。

“嗯，除了 这 回 你 不是 男 妓 而 我 没有 喝 醉。”

“起码 当初 我是 个 好 男 妓——而 是个 糟糕 的 醜 鬼。”扭 开 始 迫 地 解 开吉 斯 衬 的 扣子 想 要 触 摸 他 底下 紧 实 的 皮肤。

“你 开 玩笑 吧？”吉 斯 低 声 笑 起来。“你 是 糟糕 的 男 妓，干 活 不 收 钱。”

“就 一个 活 儿。只 对 你。其他 的 都 付 钱 了。”扭 把 吉 斯的 衬 衫 褪 到 肩膀 下面，让 他的 双 臂 困 在 身体 两侧，在 吉 斯 刚 刚 裸 露 出来 的 肩 胛 骨 上 印 下 一 串 吻。

“有 几 个？”吉 斯 问。

扭 停 下 来 看 他：“这 是 某种 奇怪 的 嫖 户 吗？你 知 道 我 做 过 什么，杰斯洛，你 一直 知道。”

“不 是。”吉 斯 摇 了 摇 头。“只是 .....现在 你是 我的，扭。我 不 喜欢 去 想 你 为 了 活 下去 做 过 什么。也 不 喜欢 去 想 我 第 一 次 碰 到 你 的 时 候，我 脑 子 里 想 什 么。你 说 的 那 些 回 忆.....它 们 混 杂 了 太 多 好 的 和 坏 的。好 的 是 我 遇 到 了 你；坏 的 那 时 候 我 都 糟 透 了。”

“我 道 所 以 我 们 必 须 造 一 些 新 的 回 忆。”

托尼凝视着吉斯的眼睛，注意到了里面确定的痕迹——吉斯要他。对此他毫无疑问，可他也在害怕。托尼能够看到里面的恐惧，而他本能地理解这是为了什么。自从以后，吉斯没有真正爱过任何人——即使过了七年他仍然害怕交出我的心，却再次让它破碎。托尼不确定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吉斯能不能挺过来；他已经够破碎的了。

“你说过，杰斯洛，”他喃喃地说：“现在我是你的。”他双手环到吉斯的背后，掌心紧贴住他温暖的皮肤，使他靠近自己。“可十七年来我一直是的。过去八年我一直在你身边。我哪里也不去，杰斯洛。你有我，你一直有我。”

吉斯的嘴唇陷入托尼的嘴里，托尼利用这个优势，温柔地却是坚定地吻住他的双唇。这就像唤醒一个沉睡的巨人；吉斯的疑问稍纵即逝，立刻投入行动。他挣脱衬衫，脱出双臂，抓住托尼，回之以亲吻。他把托尼推向床边，扔到床上，接着停下来看着他。眼中闪着掠夺者的光芒。

托尼微笑着，舌头认真地发狂地慢舔着吉的下唇，知道这个动作对吉斯的老二有直接的影响。果然，吉斯低吼一声，他西裤的裆部感激地撑起来。他扑到床上，让自己落在托尼的一侧，缓缓地，专注地爱抚着他。动作中蕴藏着激情，正如托尼记忆中七年前——还有昨夜那样。

他们很快就裸裎相拥。吉斯从托尼旅行袋的一侧摸出润滑剂和安全套。转眼间，吉斯的老二就滑进了托尼的身体，托尼喘息着，抬起身迎接吉斯快速有力的冲刺。这感觉真好。就象他记忆中的十九岁那时一样好——当吉斯和自己做爱的时候，凝视着他专注的蓝眸，这感觉就是这么对头。

托尼探下身，迎合着吉斯急促的冲刺，弄着自己的老二。他喘得很急，几乎同时射了出来。随着高潮喘息着，欢愉让他们微微发抖。接着吉斯倒在托尼的身上，卧在那里，他柔软的发挨着托尼的下巴，两人开始缓过气来。

“嗯，我想如果这部电影那就是‘风月佳人’，”托尼沉思着，双臂环住吉斯。“你确实有点像吉尔·杰斯洛。”他的手指抚着吉斯的银发，阐明着自己的观点。吉斯抬起头，皱起眉看着他。托尼连忙补充道：“当然，他看”

“那个嘛，我想告诉你，没错，可你实在一点也不像莉莉亚精致，”吉斯回答道。胳膊肘撑着身子，取笑地盯着托尼，老二还埋在托尼的身体里。

“嗨！我们笑起来都很灿烂！”托尼咧开嘴证明他的话。

吉斯翻个白眼

“你知道这个电影来自一个童话故事吗？”托尼说，他开始变得像平时性交后那样爱讲话了。吉斯扬起一根眉毛。“废话。”托尼得意地笑着告诉他。

吉斯咧了咧嘴：“废话？很像你”

“哈哈如果我是废话，那你就是白王子咯！”托尼大笑起来

“嗯，我看得出来你很符

合那个角色，头儿！”

即使趴在托尼身上，老二插在他屁股里，吉斯仍然能够巴他个够的后脑勺。托尼笑得更喜欢了他，挺起身，把吉斯甩了下去，然后翻到爱偶的身上，现在轮到他俯视着吉斯了。

“不过我想你属另外一个童话，杰斯洛。我想你有你已的故事。”他俯下身，温柔地吮着吉斯的耳垂，喜欢吉斯在他身下变得一动不动的样子。

“哦，是吗，娃娃？是什么？小心点……你也许很危险。”托尼继续吮着耳垂，吉斯眼中半是好笑，半是欲盖弥彰的神情。

“觉得你更像睡美人，杰斯洛。”托尼低哑地在他耳边悄声说。

吉斯的拳放在托尼的屁股上，看来又好气又好笑。“我知道我会悔的可继续，告诉我为什么。”吉斯叹了口气。

托尼撤回身，一只胳膊肘撑住身体，另一只手轻轻拂着吉斯的头发。“十七年来困在一座孤独的塔里，等着某个人穿过隔绝外面世界的荆棘——等着某个人强行穿过那些高墙，让你重生。”

吉斯凝视着他，眼中带着震惊的表情。“用一个吻？”他轻声问。

“用一个吻。”托尼低下头，嘴巴轻柔地捉住吉斯的双唇。

从此过幸福的生活，托尼一边想，一边用舌头探索着吉斯的嘴，深入到里面。童话故事中的困扰是它们总在一些重大关键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它们说的都是一对主人公怎么走到一起的——可英雄被从终生苦役中解救出来以后，睡美人被一个吻唤醒后又怎么样了呢？

后来到底怎么样了？

~\*~

## 1991年

托尼扫视着拥挤的运动馆，寻找着吉斯他几分钟前还在这儿……托尼皱着眉，离开他的那群朋友。

“嗨，托尼，你和我们一起来吗？”杰森问：“我们准备去马特里开派对。”他凑过来。“看起来我们今晚要交桃花运了。”他色眯眯地瞟向围着他们的啦啦队的姑娘们。“再也没有比成为赢家中的一员能让小妞们兴奋了，吭？”他用舌头做了个淫秽的姿势。

托看着那些漂亮姑娘，她们中的两个回给他暗示性的眼色。他能抱得美人归——他知道这点。他是队里的明星，很受欢迎，长得又好看。……今晚他能够把自己深深埋进那些姑娘中的个，享受每一秒钟。然而……他再次环顾四周。

“有人看见我老爸去哪里了吗？”他问。

杰森看着他的样子，像他神经了：“忘了你老爸吧——我们要去开派对，托！”

“嗯……当然……伙计们，你们先走。我等会过来。”

托跑向大门，吉姆为什么就这走了，都不说声再见？为什么他不等在这里让托搭车回旅馆？吉姆是不是以为起回到他身边，他更愿意和那些小毛孩开派对？要是这样，他就大错特错了。

“傻瓜，”托喃喃自语着，跑向停车场。“该死的愚蠢的傻瓜。”

他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他们只是小毛孩。他们的生活轻松又容易。他们的眼中没有吉姆眼中的黑暗——而尼某种瘦上地被它牵住了，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姑娘闻起来很好，看起来很美，可她们不是吉姆。托知道比在某个眼像母亲一样，抓住他每句话不放。姑娘身体里抽插，自己更要四肢着地，趴在这里，被吉姆的硬挺撑开。

他想闻吉姆一样的气息，感觉他吻他时带着胡茬的粗糙下巴——那种让托疯狂的，悠长的，深沉的，充满占有欲的吻。他想被强壮的肌肉发达的手臂按到，感到坚硬的健美的身体压着自己。他从未对任何人有过吉姆那样的感觉——鬼，自从……自从军事学校以后，他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

托想去想的初恋，或者它是怎么结束的他跑步很快，汽旅馆离得不远。也许吉姆去了附近的酒吧，喝醉了——如果真这样，也许托能他醉得竖不起前，把他拉出酒吧。并非过去几天里吉姆喝得那么厉害。托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很确定他是酒鬼，就象托的母亲。然而看来，尽管吉姆能把托的妈喝到桌子底下去，他也能随时停下来不喝这，她可从来做不到。

托的身体还没从篮球赛中冷下来，跑回旅馆很轻松。他刚到停车场，就看到吉姆的车子的尾灯闪烁在路上。他停下来，站在那里，大口喘着粗气；这太晚了，吉姆究竟要上哪里去？

托对此有不祥的感觉。他手忙脚乱摸出房间钥匙，打开锁，用力推开门，打开灯。他的东西还是老样子，散在房间里十几个不同的地方，可他立刻看出吉姆的东西不见了。

托冲进浴室，心在胸膛里砰砰直跳。他疯狂地检查着吉姆的剃须刀和牙刷是不是还在——可今早它们所在的地方如今只留下一个空槽。

他奔回卧室，猛拉开衣柜的门，里面挂的只有他自己的两三件衬衫。他狂怒地挥手关上衣柜。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他瘫在地上，感觉就像有人在他肚子上揍了一拳。痛。他终于找到了某他喜欢的人，某他信任的人，某他受伤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人。他的爸爸从来不是那人——鬼。他生命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直到吉姆而 现在他走了。

“我操！”他冲着空荡荡的房间喊叫着。

他跪在那里，双手交叉在臍部，大口喘着气，杂乱的呼吸渐渐变成仇恨的、愤怒的抽泣。他抬起胳膊揉着眼睛，努力擦干眼泪。

他想有这种感觉。他不是那在寄宿学校里操另一男孩时被逮住的笨小孩。他不是那个为自己亲滔滔不绝的批评和算计精准的嘲笑而感生气受伤的笨小孩。他告诉过自己再也不会做那个笨小孩了。他也不会被最近的这次拒绝影响到。菲尔的李罗伊·杰斯洛·吉姆而 来之前，托尼过得挺滋润，没有他，托尼也照样能过得挺滋润。

他恨地环顾着房间，看了躺在屋角桌上的便条。他站起来，走过去，拿起它。

“亲爱的安迪，

我该走了。房费已经到底，所以你有三个星期做些计划。枕头下面的钱给你买点吃的。不要再回街上去了。

吉姆，

J ”

“我操。你是我父亲——你他妈的没资格告诉我什么。”

他把便条揉成一团，扔到地上，然后重重地摔到床上。枕头闻起来就像吉姆而 味道让托尼想到温暖，安全——一种粗暴的爱，和充满无尽的、牺牲的爱。的夜晚。

他把手探到枕头下面，找到了钞票——不禁松了口气，因为他看到了吉姆而 留给他多少钱。有这些钱和这个房间，他可以几个星期不去酒里找生意了。尽管他搞不懂吉姆而 究竟凭什么认为他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想出任何头绪。又不是说等这些钱用完他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变。

听见外面有车辆停下的声音，他爬起来，心中涌起一丝希望。也许吉姆而 改了主意。也许他发现自己犯个错误，掉回来了。托尼奔到门边，猛地拉开门——看见一对年轻人钻出车，一路说笑着走向他们的房间。

“傻瓜。”他自怨自艾地重重甩上门。“为啥你总是爱上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毁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想也没想，紧接着这突如其来，让人头晕目眩的意识击中了他。他爱上了李罗伊·杰斯洛·吉布森。这只是他第二次坠入爱河——第一次的结束是场灾难，而这一次看来，结束得也不怎么美妙。“别再这么做了。”他警告自己：“别再给某个这样伤害你的力量。”

他站在门边，环顾着小小的房间，过去两个星期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视线所及的每个地方，他都看到一段记忆：吉布森醉醺醺地躺在床上，眼眶发红，T恤上酒斑斑。吉布森清醒地——赤身裸体地——站在浴室门口，朝他微笑着，他的老二翘翘着，硬硬地，准备来一场激烈的床战；吉布森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喂他吃药，给他最糟的伤处涂上药膏；吉布森仰卧着睡着，深色的发丝散映着他的枕头，打着呼噜。

托比曾经在夜里花上几个小时，就看着这个男人睡觉，吉布森打着鼾，而他的下巴搁在他的胸口。他有某种东西让托比着迷。他渴望再次被那双强壮的臂膀所环绕，渴望呼吸那男人的味道，渴望那坚定，灵活的双唇再次覆盖住自己的嘴。

托比走到被自己扔到地上的包裹前，把它捡起来。吉布森整理了行装，带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消失在夜幕中。除了他的名字，托比对他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吉布森来自哪里，去想何方。他全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喝酒喝得这么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面放着一把枪。他不知道为什么巨大的悲痛缠绕着这个男人，挥之不去；对他而言，现在吉布森和他们初次相遇时一样是个谜。

李罗伊·杰斯洛·吉布森留给托比的只有他们一起度过的两周和这张字条。托比轻轻地用指尖抚平纸条上的褶皱，仔细地把它折好，放进自己的皮夹。

## 2008年

他走在街面的餐馆吃了点东西，回家的路上，他碰到有当地孩子在打篮球。托比咧嘴笑着，他们不去理会吉布森的气息和叫了，他继续往前走。

“你这老

孩子的感觉不同——特别当他看他多棒的时候

“太老才怪我跑得”托比边跑边一边咕哝着，他一起投篮。嗖的一声中，篮筐，这声音止了他的心跳。那么一点上帝，他爱这比赛！

他打球的时候，吉布森的盯在他身上，觉得他又回到了二十岁，回到了那个运动馆在他的‘爸爸’的比赛。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来看他比赛。他总是太忙，要就是压根不感兴趣——他从来不在乎儿子热爱东西。他想儿子成为一个孙号的自己，他自己的一个小翻版，有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性取向。当托比面前，自己在每个地方都碰不一样的时候，他出愤怒。难怪老头子要和他断父子关系。

托比跳起来的时候，想起了站在他父亲书房里的书里，听老头告诉他，给他个儿子。他感觉他摇了下。他是个该死的\*同性恋\*，一怪胎，一堆透了的梗——他不是他的儿子。



他分心了，对手碰撞了他一下，托尼 侧身倒了下来，笨拙地摔到地上。难看地躺在那里。他感觉皮肤和膝盖落地的时候 擦伤了，不由气冲地骂了一句。几秒钟后，一道影子落在她身上，挡住了亮光。

“还开心吗，托尼？”

托尼 抬起头，看到吉斯 戏虐的蓝眼睛。

“噢，不。”托尼 可怜兮兮地盯着他：“你说得对——我做这个\*的确\*太老了。”

吉斯 微微一笑，伸出一只手，托尼 抓住他的手，让吉斯 把自己拉了起来。

“噢，”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又叫起 来。他能够感觉到 裤子底下，血正流着腿往下流。吉斯 怜悯地拉过他的胳膊，在自己肩上 扶着他回旅馆 房间。

“我有强烈的以曾职业的感觉。”他边走边对吉斯 边 嘟囔着

托尼 笑起来：“我也是！两年前那次——我去 海基 地我和 那些家伙 打会儿球——然后落地的时候 扭伤了脖子，你也是只把我从球场上扶下来。”

“一直怀疑那天练球 只是为了让我注意 你。”吉斯 轻声说。托尼 扭过脸看他。“我去他比赛的那次，安迪可是挺激 动的。”吉斯 解释道。

“嗯。”托尼 冲自己笑起来。“对我 那天打球 就为了让你注意，杰斯洛。我想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你是不是记得我。”

“有结果吗？”吉斯 挑起一根眉毛。

“从你你 开玩笑吧！提醒我永远不要碰打 牌。我只能推断你不记得——你根本没发现我是安迪，所以看我打球你 毫无意义。”

“哦，有意义的托尼。”吉斯 微微一笑。“我一直在想你——想安迪——想了好几天。”

他到达旅馆，吉斯 让托尼 靠在墙上打 开门，然后把他扶进房间。

“而这又勾起了 另一段回忆。”托尼 说，吉斯 把他扶到床上

“嗯，不好的回忆。你坐在我的 台阶上 被打得半死。”吉斯 帮他脱了 裤子，摆了下头：“把这个 脱下来。让我看看 伤势。”

托尼 拉拉 链，褪下 裤子，小心翼翼地 把布料从他疼痛的腿上剥下来。他的 膝盖擦伤 得很厉害，血肆意地沿着 腿腕 下来。

“妈的。”他边 检查 腿 一边 悲惨地嘟囔着：“我真的以为今天会比这个 好呢。”

“就像坐过山车，对吗？”吉斯说着朝浴室走去。

托能够听到他打开了龙头，过了一会吉斯出来了，拿着一卷卫生纸和满满一杯水。他托面前跪了下来。

“先是葬了你爸，接着有了法拉利，接着把腿摔得血糊糊的。”

“你漏了骨髓的爱。”托微笑着说，“我永远会忘记你在床上有多棒。”

吉斯哼了一声，不过托认为他看起来挺高兴。吉斯用卫生纸蘸了点水，轻柔地把托小腿和膝盖上的血擦干净。

“过去八年里，有那么多次，在办公室里，我坐在你面前回忆你把那根粗又老的二插进我身体的感觉。”托快乐地微笑着。

吉斯皱起眉：“很明显我给你的活儿不够多。如果你有那么多时间想那种事。”

托笑出了声。“别告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俩在起的时候多火辣！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棒。杰斯洛——我妈的肯定有找过，从没有人能比得上。”

“哦。”吉斯清洗好托的腿，伸手到自己包里翻了会儿，很快摸出一个急救包。

“噢，得了，别告诉我从来没有回忆过我嘴唇裹着你老二的感觉有多好。我们起床太棒了，杰斯洛。我一直很棒，你得承认这点。”托聾道。

吉斯没应声，可托没漏掉他嘴角露出一丝小小的、隐秘的、非常满足的笑容。吉斯打开急救包，找到一包创可贴。

“不管怎样，谁会旅行的时候带着急救包？”托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我总带着。”吉斯回答，“你从来不知道种在起的那个傻瓜什么时候会在炫耀的时候弄伤自己。”

他把创可贴贴到托的膝盖上，然后跪坐在自己的脚跟。“这下——全好了。”

“谢谢爸。”托冲口而出，马上恨不得踢自己一脚。他看见吉斯的肩膀紧了，房间里的气氛突然浓得可以用刀来割。“这次会为我这么叫你，就把我扔出去吧，会吗？”他柔声问。

“别傻了。”吉斯站起来，脊椎骨噼地响了一下。他把创可贴的粘纸和脏卫生纸扔进了垃圾箱。

托想开个玩笑化解紧张，可马上意识到这特殊的问题会一直横亘在他们俩之间——他们得找出些办法来对付它。

“对——我不知道。老天，你刚失去凯莉——难怪你生气。”

托尼提到她名字的时候吉姆退缩了一下——只是极短的一瞬，但是托尼还是看到了。

“幽灵，”托尼喃喃自语。吉姆转过身，眼神中带着疑问。“我父亲、凯莉和你——当年在那个房间，这些幽灵时刻伴随着我们。杰斯洛；看起来现在这样。”

吉姆一只手揉了揉下巴，然后他走过来，坐到床上托尼的身边。

“我不是……这不是我擅长的活计，可我会努力——为了你。以前我不能没为你随便哪个前妻试过，但是我要这个——我俩——能成功。”

托尼又看见了一些许害怕，一点儿也不像吉姆。害怕自杀死后，他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段感情，而且，也害怕爱上什么人——全心投入，然后彻底心碎。

“我的‘父亲’情结，你的‘成为父亲’情结。”托尼苦笑一下，“我们破碎得如此互补，杰斯洛。”

吉姆摇了摇头。“没有破损，托尼。麦弗克曾经对我说过我受了伤，又青又肿，但没有破碎。你也没有破碎——见鬼，你父亲前，你被他狠斗了一场，尽管你仁至义尽，故意放他一马，他还是一次也没把你放倒。不当初，我差点破碎了，当我酩酊地开车上路的时候。”

“你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面有把枪。我一直不知道你会哪天把它放进嘴里，扣动扳机。”托尼悄声说。

“而你睡在垃圾箱里，在酒吧里兜生意。我想……”吉姆犹豫了一下，还是决然地继续说道：“我想找到你阻止我的破碎，托尼。我想那时我已经很接近了。”

“而找到你阻止了我……咳，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过那种生活，究竟会有什么事落到我头上。杰斯洛。”

“那时我是那么糟；喝酒，枪，肯定把你吓得半死的奇怪反应。为啥你干脆忘了我往前赶，到底干嘛过这么多年还来找我。”吉姆问，看起来真的一头雾水。

“哦，那很简单。”托尼微笑起来：“你给我留了张条儿。”

~\*~

## 2001年

“嗨，戴利——你等会儿来酒吧吗？”戴利问。

“嗯？”托尼把宣传手册藏到一堆公文下面，抬头看他的搭档。戴利个子很大，是能干的警察，就是甜甜圈吃得多。不过托尼到巴尔的摩警局，他就把托尼收归翼下，成了他的个好朋友。

“酒吧？”戴利靠到椅背上，衬衫卷起来，露出了大的肚皮。他骄傲地拍着它。“啤酒，”他毫不犹豫地补充道。

“也许。”托伦瞄了一眼手册。

“你那是啥玩意？苏珊光着身子的照片？”戴利咧开了嘴。苏珊是托伦最新的妞——托伦总是很当心地带着他的妞们来警署逛一逛，好不让人注意到他没女友的时候经常去同志酒吧。少年时他吃了大苦头才了解到伪装的必要，他可不想忘记这个教训。

“哈！你可不想看那个。”托伦色眯眯地眨了眨眼。

苏珊以前是个模特还当过选美冠军，凹凸有致的身材会吸引所有的男人的视线。托伦够喜欢她，但他俩不会有什么结果。性生活很不错，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到心有所归。要是他从来不知道这种区别也许他会以为这样就行了……但是他的确知道区别他唯一觉得让自己心有所归，达到一种全新的境界的时候是多年以前，和杰斯洛在一起的日子。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寻觅这种感觉，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要不是和杰斯洛在一起的那两个星期，他永远不会知道有这种感觉存在。但是他知道了，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不对我想……”戴利的个子虽大，移动起来却快得惊人。转眼间，他就从托伦的指间抢过了手册，把它举得高高地一脸胜利的笑容。“我有什么样的美人儿在这里……？”他开始讪笑，等看清楚是什么以后却吃惊地哑了声音。“NCIS？这到底是啥玩意儿？”他看着托伦。

“联邦机构。海军警察。”托伦嘟囔着一脸羞赧。

“而你看他的招募手册？为啥？”

托伦叹了口气。“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比尔。”

“见鬼，干嘛不我就打算这样。”戴利反驳道。“说真的托伦——你想当联邦探子为啥？”

托伦咧嘴笑了：“噢，得了——联邦探子可比条子更能吸引妞儿，比尔。想想，我能泡多少马子。”

“你已经超额了，漂亮小子。”戴利把手册扔回给托伦。“可要是你想让那些女士留下好印象，那就加入联邦调查局。没人听说过NCIS。”

托伦笑着迅速把手册重新塞回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过等到戴利去冲咖啡的时候他把伸进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一张旧纸条，轻柔地在自己面前摊开。这段文字牢牢地记在他心里，可他还是喜欢看着它。他用手指摩挲着上面的签名。

J

杰斯洛

李伊·杰斯洛·吉布斯

托尼是个警察——他善追踪别人多。年来他努力克制着寻找吉斯的强烈欲望，可那片纸做的皮夹里灼出了个洞，烧了他的口袋，灼透了他的皮肤，最后，他不得不开始寻找，好减轻这种痛楚。

这花了一些时间，可他找出了吉斯的住处。也许发现旧情人和自己做相似的工作时他应该更惊讶一些，可他没有。他认为吉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联络员。那男人非常顽强，非常专注。

不，有点。戴利说对了——托尼的确从来没有听说过NCIS；他不得不读了一大堆关于杰斯洛恩在工作时的资料。

托尼抚摸着附在手册上的招聘启事。无数次长时间浏览NCIS网站，有一次他从网上打印下来了个启事。情报反应小组里有个空缺，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梦中情人本人。托尼必须作为探员被录用，并且通过联邦执法人员培训中心的科目，可他符合这个工作的所有要求。

问题是他敢吗？

他走进面试间，坐到多年前就认识的那人面前。假装一切从未发生吗？或者假设他神气活现地走进里面，腆着脸扬起眉毛，撅起嘴唇，提醒吉斯他们曾经分享的一切？他期望吉斯做什么？张开双臂抱住他，告诉自己他想他这个男人更可能一脚把他踢出去。

“妈的。”他重新拿出手册，把它扔进垃圾桶。“又像往常那样用屁想事了，逼在你这个愚蠢的傻瓜。”

他在脑子里听见他父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嘲笑他。

“你到底怎么想的，以为他会记得你？他遇见你时你只是个哭哭啼啼的小废蛋，在酒吧里给陌生人吸扁，你这个婊子——你心里一直是个婊子。自从他踏进逃出你的生活以后，他一次也没想到你。至于你——联络员？别笑掉我的牙，小子，他会要你这种懒鬼。”

他坐在那里，思考着。“你知道啥，爸？也许你是对的。”他从垃圾中捡起手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你还知道啥？我总是喜欢证明你错了。”

## 2008年

托尼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厌倦在醒来时发现吉斯就躺在身边的感觉。他舒展了身子，沉浸在如此彻底地与吉斯坚实的身体交缠在一起的奢侈感觉里。他热爱耳朵压着这个男人胸毛的感觉。还有前一天夜里做爱后，他身上散发的汗味。

他知道自己有半趴在床伴身上腿缠着他的习惯，很可能把他们闷死，可他就是克制不住。他从来不善要求身体上的爱抚——他只是在晚上趁情人们睡着的时候偷取它。他不敢在他们醒着的时候提出要求。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要求。他的家人可没提供身体爱抚这种习惯，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学会偷取以外的其它办法。

他的 妈 偶尔会心不在焉地拥抱他，可通常都醉得注意不到他。他 爸……这个他 记不得上次他爸 拥抱他是什么时候——他想大概是六岁吧，即便是在那时这个 拥抱其 说是喜爱的表示，不如说是匆忙中的必需。他 爬树的时候 跌断了腿，他 妈 跌跌撞撞地打电话叫救护车时他 爸 把他抱进了屋子。

他妈 应该在他 玩的时候看着他，可就像往常一样，她在喝酒，所以才出了这个 意外。托 屈不准他爸 更生谁的气——是他喝得烂醉的妈，还是为了博取注意 极端地从树上摔下来的自己。不管怎样，他 痛苦嚎哭时 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只是一声恼怒的叹息和一个 缺乏热情的拥抱，而他直到今天还记得这个 拥抱。

他记得他父亲 双臂抱着他 把他抱进房子里时 自己能感到他 薄 的棉布衬衫下结实的身体，闻到他 那熟悉的夹杂着威士忌的须后水味道。他 记得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曾经觉得自己也许在他 生命中有点意义，似乎自己有些价值，似乎也许，只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自己是宝贵的。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他不记得父亲此后还拥抱过他。

现在他吉斯……在这些漫长孤单的岁月里，他从没奢望过这种可能。他 挪了挪身子，感到吉斯老二贴着自己的大腿动了一下。他 微微一笑，挪到床尾，找到吉斯 沉睡的老二，轻轻地把它吸进嘴里。他 听到吉斯 低吟了一声，立刻，一只伸到他 头上 开始抚摸他的头发。他 不需要更多的鼓励，继续缓解他 所知晓的最好的口交。

随着一声满足的低哑的嘶吼，吉斯 射了出来。他的 吼声让 托 立刻硬了起来。托 咽下吉斯的 精液，然后爬回床头，在晨曦中看见吉斯 慵懒地他 微笑着。

“这样醒过来太棒了。”吉斯 喃喃地说道，伸出一只腿把 托 搂紧。托 靠过去，重新把头枕到他 胸膛上。

“这个嘛……”托 说道。“嗯……关于我们从哪里醒过来……还有……嗯……怎么醒过来……”吉斯 低头看他 皱起了眉头。托 咬着嘴唇。“我们是慢慢来，还是……？”吉斯 看起来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托 决定直话直说。“我们到 华盛顿 以后，我不想一个人醒过来，”他 轻地说道。“再也不要了。”

吉斯的 眉头舒展开了，他 低哼了一声：“这次口交就为了这个？算是贿赂吗？”

“不。”托 叹了口气。“也许。我不知道。我不善处关系，杰斯洛。”

“你再也不是男妓了，托——性用不着成为我们之间的什么代用品。”

“你付了我该死的学费！”托 脱口而出。妈的这么多年，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他理解吉斯 为什么这么做，可即便如此……这么多钱，这么重大的秘密。他的 脑子很难转过弯来。

“我妈的从来不要过什么回报！”吉斯 反驳道。“钱，性——对我 来说它们从来连在起过。现在也不要把它们连起来，托。”

“我有那个口交不是为了让我搬进你家里……只是……”

吉斯的 手探到下面 温柔地拢住扭的 臀瓣 。

“如果你以为除了我的 床，我会 让你睡在其它任何 地方，~~这样~~ 那我想你昨晚是摔坏了头，不 是膝盖 。”他重 地捏了下扭的 屁股 ，好像这是他的 所有物，而扭 愉快地承 它完全属于他 “随便问一下，你的 膝盖 怎样了？”吉斯 问。

扭 动了动膝盖 ，脸上露出些许痛苦的表情。“有点 痛。不过 显然没有我的 自尊伤得重。”他微笑着 用手指拂着吉斯的 嘴唇 。“我好像在做梦。我 是说……从此过上 幸福 的生活？这怎么会发生在我 身上？”

“因为你抓住 了机会你 重新找到我扭过这 么多年。你 来找我——感谢上帝，你来了。”

他的 语气如此真诚，扭吃了一 惊。他 一味浸 在自己的情感里，多 少没有 意识到这苦 横同 样重大。吉斯 那双凝视着的 眼睛 未显得如此蔚蓝，里面充满专注的神情。

“我很害 怕，”扭对他 说，“那天，面 试的时候我 怕极了。你 肯定 不相信，因为我大 摇大 摆地走 进去 脸皮厚得像城墙，假装我俩从来 没见过面 。”

“吃不 准你到底要人 我得到什么。”吉斯 微微 苦笑一 下，“有那么 一会 儿，我 想也许只是碰巧了， 可我根本不相信巧合。最后，我 决定，如果你费了这 么大 劲儿找到我起 码我可以看你 变成什么样 了。”

“想看你 有 把那么 多钱费 在我的 教育上 吭？”扭咧嘴了。

吉斯 又捏了下他的 屁股 。“浪费 ？你 开玩笑这 是我花得最值的钱。”他微笑着 仰起头求吻。

“哈！我个 探员 那么 棒吗？”扭 洋洋 自得 地说着 顺从地在吉斯 斯特的 嘴上 印下一个吻。吉斯笑着 吻着 拍了下他的 屁股 。

“你不错，不 过我 想得 更多的是，如果当初我没有 做那些事，现在你不在 这里，在我的床上 跟我亲热 。要是 这样……想都 受不了，~~这样~~ ”

吉斯 放在扭 屁股 上的 双手轻 颤抖 了几下，扭觉 得这并不是已 的幻觉他 再次吻着他这 次更悠长，更深情，让他确信自己 哪里都 不想去 只想和他同 床共枕。

他让已 的吻把这个 保证传递给吉斯 慢慢 地他感到扭的 身体在他 身 放松下不是来 。让吉斯 安心，而不是被他安心的感觉 很奇怪 却也很好。不 他 猜想他俩虽然有所不同 却都蠢到家了。

他撤回身，低声苦笑一 下。“我害怕被拒绝，你不 愿让人靠近——我俩能在一起 真是奇迹，杰斯洛。”

吉斯 也苦涩地笑起来：“太了 一一所以 我别 搞砸 了，~~这样~~ 我俩已经够蠢的。我们 来让 这个 奇迹成功吧。”

~\*~

2001年

Tony站在NCIS的男厕所里，双手牢牢抓着水槽。妈的他真的这么做吗？他真的打算走进那间面试间，在这这么多年以后，和李伊·杰斯洛·吉德见面吗？

他做不到。他是个傻瓜。

“假装在该死的咖啡馆里好碰他不是更靠谱吗？”他斥责着自己，“过这么久，为啥设计这样见他这是个\*工作\*面试，傻瓜。我在谈的是你妈的\*职业生涯\*。妈的……你真是个笨蛋傻瓜。”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摇着头。

NCIS接受他申请的时候没人比他自己更吃惊。他辞去了巴尔的摩警局的工作，通过了FLETC的培训，接着立刻申请加入反应小组。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他有点稀里糊涂地越过每个障碍，想都没去想它。每个障碍都可能轻易地让他打退堂鼓，可相反，好像有一只命运之手推着他毫不费力地把他推向命中注定的结局。

他甚至在FLETC的所有科目中得了最高分。每个人大概都吃了一惊，除了他自己。他在大学里学会了怎么刻苦用功，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把每学期的成绩单寄给丹尼尔韦斯顿。如果他的成绩不行了，那钱也就没了。他点哪儿也不想回去，所以他拼了命用功。这个习惯他永远不会忘记。

现在他站在这里，九点五十分，吓得浑身发抖。他提早了半个小时来到这里，生怕迟到而在他正用尽所有的勇气不让自己转过身，笔直地逃出去

“蠢蛋傻瓜。就为了这么多年没见的个家伙。”他喃喃自语着往脸上拍了点冷水，接着看着镜中湿漉漉的自己。

他穿着最好的藏青色西装，熨得笔挺的白衬衫，系着一条蓝银两色的领带。他知道自己看起来很棒，可漂亮的外表能帮的忙就这么点——这他也不知道。用他迷人的外表吸引注意或者引开注意都很方便，但是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对此有错误的认识。只有一个人曾经了解他英俊外表下的真相，而那个人正在走廊尽头的面试间里等着他。难怪他吓得屁滚尿流。

他擦掉脸上的水，注意到自己的手在颤抖。

“傻瓜。”他把纸巾扔进垃圾桶。“我打算这么做。”他对自己说，“我真的打算这么做。”

时间快到了，反正他凭着感觉的时候表现反而更好。这间面试间就是他人生的虎牢关，他进去的时候自然会应付。然后他就能看看李伊·杰斯洛·吉德还记得不记得十年前，和他分享过两周旅馆房间的那个穷途末路的男妓。

他看了眼手表：九点五十八分。时间到了。他控制住自己，整了整领带，脸上挂起最自信的微笑，沿着走廊向前走。



2008年

他俩一起冲个澡，洗得很慢，用了很长时间，接着在出发前吃了顿迟的早餐。法拉利发出的低吟像一只猫，沿着面飞驰的样子又像一只豹子，不过它并不急着回家。他想好好品味这次旅程的每分每秒。毕竟他等了十七年。

“得去拿得东西，因为我猜会是我搬到那儿。”他在自己的公寓外面停车的时候说。

“太好了，吉姆。”吉姆不耐烦地摆了头。“除非你那个螺壳里有地下室能让我造下一艘船？”

托尼大笑起来：“没地下室，也没客房，你打呼噜的时候没地方逃难。”

“我打呼噜。”

“你当然打你只是呼吸比较大声。”托尼轻哼道。他靠过去吻了下吉姆嘴唇，让他吃了一惊。周围没人，不过吉姆根本不在乎，他一辈子都在躲躲藏藏；他再也不想这样了。

他们收拾了几箱东西，扔到法拉利的后备厢里，然后托尼转向吉姆，扬起一条眉毛。

“回家？”他紧张地建议。

吉姆嘴角笑。“回家。”他坚定地说。

他走进大门时感觉真像回了家。吉姆走到保险箱前，放好枪，然后拿出一套房子的备用钥匙，扔给托尼，敏捷地单手抓住。

“以为你从不锁门呢。”他挑眉问。

“以前这里没什么值得保护的。”吉姆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现在有了。”

托尼觉得这也许是吉姆最接近爱之表白的话了，这让他从头到脚都暖洋洋的。他把钥匙揣进兜里，然后他们把他的纸箱拿到楼上的主卧里。

吉姆打开衣柜，把他自己的衣服塞到边

托尼打开纸箱，拿出好多西装和休闲服放到床上。他看着这些衣服指出：“这儿真的不够。”这里还不到他一半的衣服呢——他有好多不得不留在公寓里等下次再去拿。

“我在哪儿再做个衣柜。”吉姆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把卷尺，开始量对面墙的尺寸。

“在此期间……我把这些放到客房里去怎样？”托尼建议道，捧起一堆衣服。

“不。”

这个词没啥，可吉斯的语气让托尼猛地停下了脚步。他转过头，从吉斯的蓝眸里又看到以前那些无法逾越的高墙。

“就把你必须的西 放到柜子里，其它的先放回纸箱里。下个周末 我会 把新柜子做好。”

“好吧……”托尼 迟疑地说。他不 准那是为 什么，可是，从他在起 后第一次，他 担心起 将来。

他听从了命令，同吉斯 下楼在火上做了点的吃 完以后，托尼 把头靠在吉斯的 肩膀上 无法摆脱 心中的不安。也许他只是累了这几天 的日子很漫长，像过山车 一样忽上忽下，而他开始做一些他以前来 没有 做过的事情；他刚刚 开始和恋人同居。难怪点 神经过敏。吉斯 肯定 也一样。

“嗨——懒虫。该睡觉了。”

吉斯 站起身，伸出手，把托尼 拉了起来，然后 领着上 楼去卧室。接着吉斯 开始剥去他的 衣服，带着如此的温柔贴 和爱意和他 做爱，让托尼的 疑虑消 失了。

吉斯 爱他 想要 他这儿，对此托尼 并不怀疑……但是他到底在客房里 藏了些什么不想让托尼看到

~\*~

## 2001年

面试室的那几步 显得无休无止。托尼走一边感到 掌心在出汗，尽管他知道自己 外表看起来镇定、放 松、非常 自信。面试室外面坐着位女 子。他走近的时候 她抬起头朝他 点了点头

“吉斯 摄 正准备 你 进去吧。”

就是 这里了。托尼 鼓起勇气，敲了敲门，然后 不等答应 就打开门，像阵风 似地走了 进去

他发 现 自己 走进了个 房间，中间有张桌子 两边各有一 张椅子 而那里，站起来推开椅子的 正是 李伊·杰斯洛·吉斯

时间好像静止了他感到 自己 似乎 找到一 部时间机 器，回到了 十年前俄俄 的那个蹩脚的 房间。

相比当初的深棕色，吉斯的 头发 现在是深灰色的， 可很适合他 除此 外，这个 男人 看起来没什么改变。这 怎么可能嘛。

扭的 目光在精干结实的身體上流連了幾 兒，突然鮮明地意識到趴在那副身體上的感覺，還有 那副身體壓在自身 上的感覺他 記得沿着吉 斯 敞開的領口，在 露出的肩胛骨上印下一串熱吻的感覺多 好。他 記得躺到 在床上 歡迎那副身體壓到 他身上 進入他身體，這種感覺多 美妙，似他 倆的身體相互屬於對方。

這些回憶如此強烈地湧上他的 心頭，他 花了點時 間才能 整理好思緒，回到 眼前。然後，他發覺 斯洛站在那裡，看着 自己，藍色的眸子就像以前一樣深沉、專注。

他不再哭了，扭 暗想。他的 眼神里沒了 巨大的哀痛和憤怒混合而成的鋒利。現在這種鋒利變成了弱的 什麼東西 戒備森嚴，對 外隔絕。

這人 找到了 讓自己 堅持下去的 辦法——扭一 眼就能看 出來。他 刻骨的悲傷在他 心裡 結成了鐵。現在吉 斯不 再每晚枕着槍睡 了。取而代之的他在 自己 周圍 築起一 圈高牆。

吉 斯 仍然站在那裡，看他 兩人都沒說一個 字。吉 斯還 記得他嗎？扭 尋找着蛛絲馬迹，可吉 斯 從都 不露聲色。甚至現在扭 都不知道當初是怎樣的悲痛 使得他踏上行程。

那双藍眸仍然凝視着他 目光深不可測，不 透露任何 訊息 像冰一樣堅硬凜冽。

吉 斯 低頭看看面 前桌上的 檔案，重新抬頭看扭 “安萊越控 ”

他的 聲音 還是一樣；這是扭多 少年來魂牽夢縈的聲音。低沉，深邃，令人難以置言 的性感 直接讓他老二有 反應。

“不，” 他想回答：“是我安迪記得嗎？卡前你跟我操我兩禮拜從此我再也不你 ”。可他沒 那麼 說。他 只是點 頭，袍貌 地笑笑走 前，伸出一只 手。

吉 斯 也伸 出一只 手，當 兩手 碰到起的時候有 什麼 \*東西 \*在他們 之間突然湧 起 來。再次碰觸這個 男人感覺 好奇怪 經過這 麼多年，不 可思議地放棄做愛，換成如此虛偽正式的儀式。

“我道做愛的時候看起來怎樣，” 扭 邊 握手，一邊 想：“我道物感是十樣的我道長會你奮 ”。

他們 握完手，吉 斯 示意扭 坐到空着的 座位上他 自己 坐在桌子對面的 位子

吉 斯 問了一些問題，扭 都沒意識到自己 在做回答。他在 某個奇異的地 方，靈魂沒有 出竅，卻能看着 自己，他在 燃燒！他 知道自己 做了些聰明的回 答，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 在說什麼。

不他 知道自己 的眼睛 在說什麼，當他的 目光穿過桌子落在吉 斯 身上的時候

“我你，” 它們說 “我你我一直愛着你你道是誰？你記得嗎？杰洛？我愛那麼多 ”

吉斯的蓝眸里没有任何回答，如果它们回答了，托尼也参不透其中的含义。它们在评估，不是他在面试。它们有戒备，不过这个男人从不放松警惕……也许有一次，十年前，在旅馆房间里，和个糟糕的家伙，那个家伙深深地迷恋上他。

“俄亥俄州……”他听见自己说。这几个字应该对他俩都有意义，可吉斯仍然没有露出一丝有所触动的迹象。“体育教育……篮球……”什么也没有。“决定当警察……”你记得你那儿。他想大叫。岁月你这样熬过你几点吗因为你糟透了。我也是一——看看我得行熬过我是男妓。我爸是付我的学费这是最的果而遇见你。似乎是转折点为此。谢谢你即使当初是个混蛋，抛下我。

他希望吉斯能在自己的履历里看到所有这些，从他自豪地叙述工作经历的声里听到这些。好吧，他在哪里都没有待很长时间，可这不是他的错。

“是的，错。”他想说。“定不下来，”取而代之的他却说。“总是觉得我少了些什么。没有找到正确的……”他停顿了很久时间，目光始终盯在吉斯身上：“道路”他终于说道。“正确的职业道路。”

“而你认为加入NCIS的重案反应小组是你所要寻找的。”吉斯问。

“是的。”他回答，毫不迟疑。“我完全找到我所寻找的。”

吉斯的蓝眸要在他身上钻出洞来，可他一点也没有移开自己的视线。也许这只是他的想象，可他觉得那双眼睛也在他说话，问他到底来做什么，有什么目的，想要什么。接着那一刻消失了，那些墙又回到他方。吉斯看着他的档案。

“那好吧，我们结束了。”

“我得到这份工作了吗？”托尼无法不知道答案就离开这个房间。他加入NCIS可不是为了去其它什么小组作。现在他重新见到吉斯他知道这还不够。他必须一直看着他；每天，夜以继日。仅在这幢大楼里工作，同时知道吉斯也在这里，这样还不够。他必须站在这个男人身边，跟在他身后。他属于那里。

他也许再也不能同床共枕，可他能并肩作战应该够了。

“我会尽我的全力，”他听见自己说。“我会为你拼命工作，吉斯探员。我永远会让你失望。拜托……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起码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工作——是有机会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靠近李伊·杰斯洛·吉斯。那是无价的。他如此想要这个机会，想心痛。他把所有的情感倾注到他的话里，然后看见那双蓝眸稍微闪烁了一下。吉斯也许不记得，可他的确相信他的真诚。

“是，通左你得到这个工作了。明天来上班。”

明天。他感到房间似在旋转。明天。还是没有迹象表明吉斯认识他，可这没关系。现在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互相了解，而且这次能够正确地互相了解。他不再是自杀的醜闻和一团糟的男妓。这次他们都在更好的位置上，而他终于可以找到是什么原因让吉斯运转。

也许他再也成不了这个男人的恋人，但是他可以做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重要的副手。

这样他就满足了。

## 2008年

托尼从梦中惊醒，浑身发抖。

“嗨……你还好吧？”吉斯的 fingers 手指在他背上温柔地画着圈。

“嗯……只是……做了个梦，我又回到了七年前的那个面试室，称起”托尼打了个颤：“吓死我，我差点不敢走进那个房间，你差点给我这份工作。”

“你怎么以为我打算给你这份工作？”

“你有吗？”托尼透过黑暗的房门看着吉斯，双手放在他胸口上。

“差点不给你”吉斯轻笑着同意道：“吃不透你到底在干什么。吃不透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想再见到你”

“我想是这样。想着的，好奇心满足了就行了。接着你说了那些话，在最后。”

“我告诉你，我要它。”

“嗯……于是我意识到，不只是从这儿找点开心，或者满足一下欲望。你是真心的，不能让你失望。”

“感谢上帝。”托尼的头重新枕到吉斯的胸膛上，他爱死了这种感觉，他希望一辈子都待在这儿，听着吉斯平稳有力的心跳。这让他感觉安全。他们住在哪里没关系：吉斯就是他的家。

“继续睡。”吉斯说，声音中只稍微带了一丝笑意：“一切都好。”他的手放到托尼的头上，轻轻拂着他的头发。

托尼闭起眼睛，可他睡不着，他听着吉斯的呼吸渐渐沉重，开始打鼾。

托尼轻轻地、慢慢地爬起来，钻出被子，他走出卧室，沿着走廊走着，觉得似乎仍在梦中。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不知道会在客厅里找到什么，可他是“托尼”。他就是这个德性。

“你就是个好管闲事的笨蛋，”他用他父亲的语气喃喃自语：“你就要半夜里偷偷摸摸，把这辈子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事情给毁了。笨得要死的傻瓜。永远是个彻底的笨蛋；永远都是。”

他推开门，停了会儿，然后走了进去

他不知道自己看到什么，但肯定不是这。

这个房间是逝去多年的亡灵的圣堂。里面有张小姑娘的床，手工打造——无疑出自宠爱她的父亲之手——漆成赭红色，四周画着马儿和芭蕾舞鞋，反映出一个八岁女孩的热衷。

有张梳妆台，上面放着香水瓶和首饰。柜面用手抚摸着一张照片，里面是个红发女人抱着个新生儿。

相框上没有灰尘。这不是个被人遗忘的圣堂——这里经常有人来，照料得很好。

吉斯的 那些前妻都是怎么看待这间屋子里的亡魂的

“难怪他离了这么多次婚。”他咕哝着，伸手去拉衣柜的门，却停住了。离婚以后，吉斯的恋情都持续不了多久。他到底凭啥认为已会不一样？

他还是打开了衣柜，发现很多不同的衣服——有的属于一个小姑娘，有的属于一个成年女人

“你从来没能从失去她们中恢复过来，你这个可怜混蛋。我想你永远都不会”

也许他应该对自己在这里的发现吃惊，可他没有。就是这样的而且，不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失去香农和凯莉对吉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是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最低潮时的吉斯

一只手碰触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发出一声也许有点滑稽的尖叫。当看见是吉斯的时候他如释重负地笑起来。紧接着他笑声消失在喉咙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哪里，在做什么。

“对不起，包打听。你知道我克制不了自己。”他抱歉地嘟囔着：“睡不着——一直在想你可能这里藏了什么。没猜到是这个。应该……”

他向爱人的脸，声音逐渐消失了。吉斯看起来很痛苦，但是没有震惊，也没有失望。只是……悲伤。不过杰斯洛不总是这样的吗？而托的任务不就是时时地让他开心起来吗？这没什么改变。

“见鬼，杰斯洛，你已经有三个前妻了！”他颤着声说，坐到床角上。“她们就没有……？”

“反对”吉斯挑眉问。

“就是。”托做了个鬼脸。“做第二个德温特夫人可不容易，或者第三个、第四个。”或者第五个他不出声地对自己补充道，因为那，实际上就是他。“呃……那是一部电影。也是一部小说……没看过书，因为，这个我俩都知道我看书，可我看过电影。很棒的电影。瑞卡（译者注：国内翻成《蝶梦》）……”

他知道自己又在耻笑了他紧张的时候总是这样。

“瑞卡 是第一位德温特夫人 她的幽灵一直在那儿，笼罩着第二个。”吉勒斯挑起眉毛的时候托尼解释道“第二个德温特夫人一直没有名字。不像我我很贪心。我有两个：安迪……托尼……还不能确定它们中哪能够打败这些幽灵，杰斯洛。”他怪异的房间挥了挥手臂。

“安迪已经做到了。”吉勒斯生硬地说着 关上衣柜：“十七年前。要不是他我已经死了 吞枪自杀了。”

“那托尼呢？见鬼，他怎么能对付这么强大的幽灵？”托尼问，扫视着这个献给一个女人和个女孩的圣堂，吉勒斯如此深爱这个女人这个女孩以至于永远无法放开她们

“不只是我有幽灵，托尼。”吉勒斯说“我听见你刚刚对自己说话，说你多愚蠢。你听上去就像你父亲。”

“这个……他一直在脑子里。”托尼叹了口气“老混蛋。应该料到并不是他死了我就能摆脱他”

“有些习惯很难改变。”吉勒斯用指尖摸着梳妆台上的相框。

“我永远 不会 要求你忘记她们”托尼说。

“而你 即使努力 也忘不了你 父亲。”吉勒斯回答。

“这，我 猜你说得对我 俩都有自己的幽灵，亲近的或者敌对的”托尼惨然地笑了一下。

吉勒斯走到他 跟前，抬起他的下巴，看他的眼睛：“我们 都有我们 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能越 打败他们 吗？就像上次？”托尼问：“我是说，你有 死，我有 最后沦落街头。上次多少成功了。”

“这次也会成功的”吉勒斯俯下身，温柔地吻着他的嘴“相信我”他抬起身子的时候说。

托尼微笑起来：“相信你我一直相信你”

吉勒斯咧开嘴：“回床上去这里真冷。”

托尼轻打个 哆嗦。“你说得对”他说“太多幽灵了。”

2006年

托尼凝视着电脑屏幕上的照片，心疯狂地跳着，读着吉布斯第一任妻子和女儿凯莉的事情。她们于1991年被杀，死于某个混蛋贩子之手。

托尼为这个男人工作已经五年了，了解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已英雄崇拜的幻想对象。这个人这个真实的人比多年前旅馆房间里的幻想远为复杂，带给他东西远为丰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迷恋转化成了某种更加深沉，更加无私的感情。以前他爱上布兰斯不是真正的爱，是某种近乎沉醉的迷恋。不过现在……\*现在\*他爱上他

而观在李伊·杰斯洛·吉布斯这个拼图的最后一块终于也拼上了。

1991年。香农和凯莉被杀，吉布斯随即开车上路，最终到了俄国的旅馆房间里。

眼下，托尼终于明白了藏在那愤怒的沉默一切的悲恸后面的是怎么了。难怪这个可怜混蛋每晚睡觉的时候都把枪放在枕头下面。

那时的吉布斯最不想要的肯定就是某个愚蠢的孩闯入他的悲伤，潜进他的卧榻，潜入他的生活。

托尼几年前就能找这部分谜团的答案，可某种东西一直让他裹足不前。也许这种感觉像侵蚀……也许他只是害怕发现真相。不管怎样，他一直没有行动，直到吉布斯第二次走出他的生命，离开NCIS去了墨西哥。

再次被抛弃让他愤怒，但他克服了最初的迟疑，开始寻找答案。这花了他几个月的时间——而在此期间，吉布斯轻巧地回来了，重新拾起NCIS的工作，没说一个字的抱歉或者解释。

谢泼德主任给了他个罗塔的位置，托尼决定接受它，这样他就能像吉布斯离开他一样离开吉布斯。而这是他在发现这个悲剧前的想法。现在当他凝视着小女孩和红发女人笑脸，他知道自己不能接受那个职位。他能离开吉布斯，不管这个混蛋离开他多少次。他关掉电视，站起来，去告诉简妮自己的决定。

那天深夜，当他独自待在公寓里的时候，托尼从皮夹里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展开，抚平，就像过去十五年里他无数次做的那样。

“我原谅你”他喃喃地说，指尖拂过褪色的字迹。“我原谅你丢下我——两次。见鬼，我不知道你的妻子和孩子，我点都不知道。”

他知道吉布斯一团糟，就像他自己，可他从没猜到“这个”。悲伤的鳏夫和男妓；像没法弥补。

“简直就是部电影。”他对自己说，“就像风月俏佳人，就是黑暗得多。”



他重新折好纸条，放回自己的皮夹。

至少现在他明白了吉姆失去他生命中的挚爱，而且没有找下一个。

所以他能做的就是信守自己在面试时的承诺；他会尽自己的全力，永远不让吉姆失望。

吉姆不是他的爱人，从来不是。他属于那位红发女士和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尽管她们已逝去多年。那些幽灵每天都伴随着他过时光仍然在他身上投下长长的黑暗的影子。

托尼只能守护着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到光里。

~\*~

## 2008年

“嗨，宝贝儿，我回来了！”托尼进门的时候喊道。

吉姆轻快地走下楼梯，身上穿着一件满是灰尘的T恤，和一条旧运动裤。

“你就开不厌这个玩笑吗？”吉姆气哼哼地笑道，却仍然拉过他给了他一个深吻。

“嗯。让我想想……”托尼假装想了会儿。他在起已经一星期了他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这么叫，就像一个兴奋的孩子不肯放过这个花样。这是他在起的第一个周末，他把吉姆留在家做新衣柜，自己出去办些杂事。“哦……不”托尼笑着把吉姆拉回来，两人又吻在一起。“嗯……你出汗。我喜欢。所有关于这能工巧匠的事情？太吸引我了。嗯，这是工具腰带上的凿子还是你很高兴看见我？”他色眯眯地笑着探向吉姆的门襟，可吉姆把他的手拍开了。

“你回来晚了。办花的时间比你估计的长？”他问。

“哇哦……你担心我。”

“我担心来不及在睡觉前吃上一顿热饭。轮到你做饭了，记得吗？”吉姆反驳道。

“哦，对”托尼看了眼黯的门厅。他带来的纸箱堆在门边他早上出去的时候它们还在那里。也许吉姆已经做好了衣柜，把他东西都丢进去了。现在正准备把纸箱扔掉。

“我……呃……瞧……我不光是办了些什么我说的杂事。”他咕哝着觉得耳朵开始发烫。吉姆挑起一根眉毛。“我还做了些别的事。瞧……我在想那些幽灵……还有……那个……如果我要反击，那我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真的事情，不是象征性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明白，迪雅。”吉断哼了一声。“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让我明白？”

托尼深吸了一口气，手伸到口袋里，拿出一只信封。“这是给你的。”他说。

吉断看着信封，疑惑地皱起眉，接着又看托尼。然后他用手指挑开信封，拿出一张纸。

“这是张支票，”托尼急促地说道。“我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让我上完大学，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的利息该有多少，不过我想……这算某种程度的偿还。”

吉断专注的蓝眸询问地盯在他身上，托尼觉得自己的脸涨得更红了。

“瞧……我父亲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对我说我没用，多懒，多废物，我想变一变，做点事情证明他错了。”

“你用不着这么做，托尼。那些钱不要求回报。”吉断轻声说。

“我确实需要这么做。我要做我自己，吉断我会一直感激你做的这一切……可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不是什么怜悯的对象。”

“从来没想到过你。”

“我知道……可我脑子里幽灵一样的声音不知道。”托尼苦笑一下。

吉断的眼神里开始露出怀疑。“你哪里来的钱，托尼？”

托尼叹了口气。“没事。我不要他的任何东西。我现在的要好得多得多。全世界的钱也买不到。”

“托尼……如果你做了我以为你做的事情……”

“瞧，也许我时候想要那辆车，可我长大了！”托尼打断了他。

“妈的我就知道。你把法拉利卖了！噢，见鬼，托尼——你爱那辆该死的车。”

“嗯……可我爱你更多。”托尼搂住吉断，再次亲吻他：“多得不得了。”他柔声说。

他撤回身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在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新的尊重。这个男人一直爱着他，他知道，可也许以前他从来没有平等地看待过他。现在他这样做了。

“那么……你要人帮忙扔掉那些旧纸箱吗？”托尼走去搬起一个，却发现它不像他想的那么空。箱子很重，塞得满满的。“呃……你要赶我走吗，杰斯洛？”他直起身，吃惊地看着吉断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傻瓜。”吉斯翻了个白眼。他打开一个纸箱，扭看见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和一只玩具马。“照片不能丢，扭我永远会那么做。可……我要一堆裙子和一些旧玩具究竟有什么用？”

“香浓和凯莉是你的一部分，杰斯洛。”扭悄声说。

“我知道。可透我留不留着这些东豕关系。她们永远会是我的一部分。就像你老爸永远是你的一部分一样。我们该做的是确定他们是好的部分。”

“不知道我老爸有什么部分是好的”扭说。

吉斯扬声笑。“你刚卖了你的车。我真的认为他会为了这个为你感到自豪。”

“我情愿是你为了这个为我自豪，不是他”

“扭——我一直为你自豪。”吉斯双手拄扭的肩膀：“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没有辜负过我七年前，你走进那间面试室的时候那么坚强，那么自豪，那么自信，你让我神魂颠倒。你不是那个当初我从垃圾箱里拉出来的你长大了，长得很出色。”

“那是你的功劳，不是他的”

“不是你自己功劳——你的内心。我不需要证明，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吉斯折起支票，放进口袋里。“现在……我和幽灵的较量结束了吗？因为我饿死了该吃饭了”他的头冲着隔壁房间里摇曳的炉火一摆。

“哦耶……”扭看着周围堆在幽暗的门厅里的纸箱。“我和幽灵的较量结束了，杰斯洛。”

吉斯一只手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拉过来又吻了他一下，然后两人一起走向光明。

~全文~

This story is archived at [www.xanthelibrary.org/ghosts/](http://www.xanthelibrary.org/ghosts/)